

山羊一科◎著

你的一切故事

青春小说

单亲家庭带来的创伤，时时折磨着她
免体生的苦涩，或好学不倦，或黯然陨落
他的意外死亡令她不得不重新面对自己的人生



群众出版社

山羊一科◎著

青春小说
你的一切故事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的一切故事 / 山羊一科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014 - 5112 - 8

I. ①你… II. ①山…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7129 号

你的一切故事

山羊一科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

印 张: 9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9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112 - 8

定 价: 28.00 元

网 址: 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330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雨过天晴 / 001

第二章 人间的金茶茱迷 / 137

第三章 你的一切故事 / 207

第一章

雨过天晴

【1】

严美嘉。

名字的主人更希望所有人都这么称呼她，可惜大家除了在沙滩上晒鱼干的时候交口称赞这个名字真好真优雅外，她从来没听说过谁会站在药店门口这么打招呼。

“哦，夹子姐今天也起得好早。”

晒大鱼用铁丝，一劈两半后用铁丝穿过它们的脑袋，然后搭在海边的横竹竿上。像是凤尾鱼那种罐头玩意儿，就用夹子夹住尾巴，倒挂在直晃悠的长鳗旁边。虽然那种半爆裂的大木夹一点儿也不好看，但至少大家觉得严美嘉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个人才把她和夹子联系在一起的。

“小毅，你要的感冒药昨天新进货了哦。”夹子姐在药柜后弯下身，她把两盒祛风寒胶囊放到玻璃上，“妈妈的身体好点儿了没？”

“夹子姐……”杜海毅慢吞吞地说。时间太早了，他还没睡醒。

“嗯？”

“姐，他是来买菖蒲的。”鄂梓在一旁的木椅上开口。

脸上还留着席子印的男孩吃惊地瞪了一眼鄂梓，后者耸耸肩，“这里可是药店，不管辟邪。”

等到杜海毅彻底消失，夹子姐才把两盒药收回了药柜。她默不作声。

“你也知道那个女生吗？”鄂梓打了个哈欠，“夹子姐。”

“你们小孩子的事我怎么会知道，不过跳楼的事情已经沸沸扬扬了。传闻都很下流。”

“嗯。不过说起来那女生之前还是个无线电爱好者，她说她想做什么来着，防汛通信？总之有点志向。”

“你和她熟吗？”

“她可是我初中课外小组的同桌啊，我们坐一起好久。她很乖，真不知道大妈们是怎么捏造出那种恶心的流言。”鄂梓从椅子上跳下来。

“鄂梓啊。她死了，你一点儿都……不害怕吗？”

突然磨砂玻璃外响起了三声极为确定的敲门声，夹子姐自己先被吓了一跳。推拉门匀速打开，尹江团的身影出现在门外。她看见鄂梓，用一种怪异的眼神望着他，目光没什么神采，更像是穿透他看到了他的身后。

让人很不舒服。鄂梓一边避开对视，一边抓住机会对她道谢。

“那天在5层，那事情，多谢你了。”一句话切成了几段。

“我什么也没做啊。”尹江团一步一步走到柜台

前，把叠成方块的处方交给夹子姐。后者走到小药室的必经之路正好被鄂梓挡住，“你又被欺负啦？”她挤过他旁边时关切地询问，却掩饰不住窃喜。鄂梓扭开脸，在这之前看到了处方单上的文字。

阿普唑仑。通俗的说法是佳静安定。

鄂梓小心翼翼去看尹江团。她仍旧是低低梳两条辫子的发型，穿着普通的短袖衬衫和七分裤。眼镜横在鼻梁。鄂梓觉得如果换个花苞头的话会把她的清秀衬托得更可爱一点儿，可惜尹江团那没型地垂在胸前的细软头发，应该是没法骄傲地梳起来的。

尹江团始终盯着玻璃柜一层的眼药水，直到夹子姐拿着一个白蓝相间的药盒走出来。

“给，”她热情洋溢的一拍让尹江团瘦小的身子一震，虽然这两个人互不相识，“我们家的鄂梓就拜托给你了，以后多保护他啊。”

“夹子姐！”鄂梓差点直呼其名。

“哪有的事。”尹江团想笑，牵动嘴角却变成一丝僵硬，她把药收进手中的塑料袋，迅速离开了药店。

“这女生是谁？挺文静的。”夹子姐回想自己是否见过这张脸。

“她就住在我家对面，”鄂梓解开了她的疑惑，“你来蹭饭的时候应该经常见到她。”随后又补充了一句，“亏你还说得出来，她可一点儿都不讨人喜欢。”

夹子姐愣了一会儿，不知道她的思绪又飘到哪儿去了。直到她回过神来，敲定了总结性的表态：“那就今天晚上也去你家蹭饭吧。”

【2】

每个学校都有这样一个记录册，上面写着一些可怜蛋的名字。他们或是最令人讨厌的人，或是最被忽略的人。明明大家同样是学生，却被这本记录册悲哀地划分成了许多类。这个本子不一定真的存在实体，但是上面写了什么，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在鄂梓还不认识尹江团的时候，他曾经在高一五班见过这个本子。早上7点前的楼道十分冷清，忽然从五班爆发出一阵狂笑声。难得从重点班听到这种声音，鄂梓探进头去，看到皓仔和另几个人围着二排的一张桌子。皓仔见到他后才勉强止住笑，“喂，鄂梓，你来看看我们的评分，超逗！”

“我不知道你们班谁是谁啊。”面对这个快被翻烂的笔记本最后一页，鄂梓扫了一眼最前列的名字，立刻发现这是全校排名，而最顶端的标题是“海滨一中最受欢迎的十人”。

反了吧？其实是“最讨厌”的。

“你看第一名啦。”皓仔急不可耐地指着 No. 1 的名字。上面用丑陋的字体歪歪扭扭写着“尹江团”，后面跟着“100”的打分。

“尹江团……”这对鄂梓来讲完全陌生。

“我们班的大神，”皓仔哈哈笑着搂住了鄂梓的肩膀，“你一定要去见她哦，超级大衰神。比你还衰。”

海边的地价相比城里，普遍要低廉多了。只要不是风景好的那片高档住宅，大多数人都可以住在巷子的老式小楼里。房子两层，有菜圃和一小片庭院，抬头看到天空。春天，芬芳的泥土开满了野花。

夹子姐准时来蹭饭。鄂梓给她开门的时候，家里还只有他一个人。“你爸妈呢？”明明今天是国庆假的最后一天。

“罐头厂提前开工，”看到夹子姐对没能进门就开吃的遗憾溢于言表，鄂梓嘿嘿一笑，“失算了吧？”夹子姐立即把手里拎着的黑塑料袋打发给他，“去去，给我煮了去。”里面是一袋鲜蛤蜊。

她在门口脱鞋子，一边环视着鄂梓家的大厅。淡色的壁纸虽然已经用旧了，但是没有一点儿地方翻卷，老式的挂钟在墙上摇摆，下面放着储杂物的矮柜。她弯腰查看柜子的表面，鸡翅木因为被砂蜡保养得非常好，使用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丝毫的裂痕。鄂梓妈妈真是了不起。

墙壁的另一边有一张很大的水墨鲤鱼图，乍一看还以为是什么名画家的作品，裱好后装进镜框里。

“喂，你不知道我初中是美术班的吗？那个可在市里获奖了。”十分钟后，鄂梓端着一大碗煮蛤蜊，放到客厅的餐桌上。

夹子姐飞快地坐在了桌旁。她从热气腾腾的碗里取来一枚张口的贝壳，直接用手把饱满的肉实从中捏了出来，冒着的蒸气中还带着一股海盐的清香。

“给我讲讲有关那孩子的事。”

“哎？干吗听她的故事啊。”鄂梓知道那是尹江团，他拉开椅子坐在夹子姐的对面，倒了一小碟酱油。

“我好奇啊，哪有那么小的孩子吃安定的。”

说的也是。鄂梓想了想，决定就从运动会开始，毕竟尹江团就是在那天出名的。

“运动会那天我被安排到地下室旁边，负责把二

十套桌椅搬进里面的储物室。我想反正自己也没有项目，就这么耗时间也不错。但是过了两个小时后还是觉得无聊得要死。这时候我看到楼梯口站着—个女生。不知道她为什么到这边来，因为逆光，我也看不清，我就说‘嗨，把你后面的桌子递给我’。她照办了。可是没想到她半途忽然没了劲，两个大零件立刻向我砸过来。好在躲得及时，什么伤也没受。”

“你从来没和我说过这事啊……”夹子姐面前的空壳已经堆成了小丘。

“她道歉，然后走掉。我以为这事情就这么完了，等我把一切弄妥当后，已经是中午了。运动会中午休息两小时，大家都结伴去食堂吃饭。基本上所有人都带着书包，因为没人会在操场上帮忙看着。我满手都是铁锈和灰土，在二层食堂门口洗了手。这时候我转过身，就看到了她一个人走上楼梯，身边经过几个篮球队的男生。大家都很开心，整个大厅的脚步声乱七八糟的，只有她低头时都快哭出来了。她两手空空。我就叫住她。‘你能帮我把书包从操场上拿回来吗？’她说得非常勉强。”

“她为什么不自己拿？”夹子姐已经解决掉了自己那份，现在她正征求鄂梓同意然后吃掉他的。

“据说是搞砸了老师交代的一件事，”鄂梓说，“结果不敢回班。”

夹子姐心满意足地把空壳推给了鄂梓，然后自己吃起额外的一份。

“总之我帮她把拉杆包带了回来。你相信吗，姐，那女生的书包超级沉，只能用拉的。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东西。我回到食堂，所有窗口的队都已经排得很长了。我想这下午饭要泡汤了，不过还是希望能找

谁插队一下。这时候我发现她就在三号窗口的第一个，于是我也不管别的，拉着书包就朝她跑过去。我看到她捏着六张饭卡，肯定是别人要她帮忙的。我刚想说话……”

“怎么了么？”夹子姐追问。

“你见过别人狠狠摔东西吧，她那时候把六张饭卡全都砸到了台子上。没一点征兆。我们看着的人都吓呆了。然后她从我手中抢过把手，自己拖着书包走出去了。好半天才有人开始说话。”

“她自己呢？她自己也什么都没买？”

“不仅如此，有一张卡直接飞进宫保鸡丁里，盛饭大叔都气疯了。”

“真是可怕的性格……”夹子姐的脸上涌起一种后怕的神情，不过这并不妨碍她吃掉鄂梓那份的最后一个。

“她叫什么？”她把空壳倒在了鄂梓眼前，然后把所有乱张口的贝壳拢成了一座小山，“我哪天实地调查一下。”

“尹江团。”鄂梓说。夹子姐噗一下笑了。

“江团？什么嘛，这是什么名字？”

“饱腹后的大笑听起来底气很足啊。”鄂梓加以评论。

“啊糟糕，忘记了一会儿还要蹭饭呢！”夹子姐惊吓地捂住嘴巴。

“大笨蛋，我可是好好地留着整个胃。”

“你才笨蛋，你要是再用这副欠揍表情看我的话，小心我把开家长会的事告诉你妈妈！”

钥匙插入锁孔转动起来，两人不约而同看向了门口。鄂梓的爸妈下班回来了。窗外已经染上了星光，

一阵清爽的海风随着进来的两人吹进了屋。

“鄂梓，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胖胖的鄂梓妈妈冲着鄂梓气势汹汹而来，巴掌拍过他的脑袋，“自己吃了这么多，也不知道让嘉嘉吃一点儿。”

鄂梓一脸惊骇。

“阿姨——”夹子姐清脆的问好声让鄂梓妈立即笑逐颜开，“阿姨，我帮您做晚饭吧！”

“浑蛋啊。”鄂梓小声嚷嚷，下一秒钟就被妈妈用抹布向门外驱打。他抱头逃窜，唯一能奔逃而出的门口却很不巧地被再度出现的鄂梓爸堵住。

老爹站在门口，如获至宝地捧着刚从邮箱中取出的晚报。

【3】

是成为被讨厌的人，还是成为被忽略的人呢。如果必须要从两个之中选择一个的话。就算会被所有人视为无足轻重，鄂梓也宁愿成为后者。其实事实就是如此，他本来就是被忽略的人。学生卡上的相片让人过目就忘，没有朋友，成绩保持及格万岁，但也不是经常被请进教育处的坏学生。这种人，只要坐在班里就一定是老老实实的那类，除非有人找碴儿，否则直到收学费时大家才会根据花名册想到这家伙。

可惜事实是鄂梓在年级里太有名了，没法贯彻自己这种理想意志。

课间时有人提到“鄂梓”，另外的人就会马上接话“就是那个被祺祺追得满楼跑的人”。听起来有点儿令人难堪，也是事实。闫景祺和鄂梓一个班，自从

他发现鄂梓比想象中的要更好欺负后，鄂梓就成了他每天吓唬嘲笑的目标。祺祺心情好的时候抢走鄂梓正要吃的面包，窝火的话就一脚踹上他的课桌。

夹子姐每当看到这些场面时都会非常困扰。她中午从办公室走到教学楼三楼食堂吃饭，旁边就是鄂梓所在的高一八班。鄂梓灰溜溜地走出来和她打招呼，夹子姐看到在教室里嚣张笑着的闫景祺，她只能替他不甘心地叹气。

“你为什么不给他点颜色看看？”

“没有这个必要啊。”鄂梓总是这么无所谓地回答。

“可是你正在被欺负耶。”

回答通常是他笑一笑。夹子姐就很无奈地把双手插进白大褂的口袋里，然后和鄂梓一起吃饭去。

难过是肯定有的，但是当那天鄂梓在五楼看到尹江团的时候，他的心里也就稍稍宽慰一些了。尹江团坐在那里看着什么试卷，旁边放着她的塑料水瓶。鄂梓气喘吁吁，她就问他要不要喝水。他跑过去，确定没人再追过来了，才放心地仰头把白开水倒入喉咙。这之前，鄂梓因为对祺祺抢走自己刚买的威化饼干忍无可忍，就冲上去踩扁了他的豆沙包。这对鄂梓来讲已经是激烈得不得了的举动了，他做完就呆在原地。闫景祺看出来他在动摇，便趁机吵吵嚷嚷追着他满楼跑。闫景祺的爸妈都是运动员，灵活的基因也遗传在了儿子身上，运动会从不参加的鄂梓按说是没法跑过他的。只是祺祺总存心戏弄他，轻轻松松把他赶到五楼才狞笑一下罢休。

鄂梓靠在身后的墙上休息，仍然上气不接下气。学校的五楼通常是校展室以及用来存放闲置桌椅的空

教室。鄂梓刚贴上去，墙皮就脱落了一大块。尹江团坐在展室门口的台阶上，抬头看他，又摘下眼镜揉了揉眼。

鄂梓看到她腿上搁着的书，是本小字号的数学学习题册。

这就是鄂梓在药店谢尹江团的那件事。这次帮助之后，十一假就到了，“谢谢”却一直都没机会说出口。

楼道里的嬉闹声渐渐变少，夕阳从最后一排课桌爬到粉笔槽。还没觉得值日多久竟然就到了静校时间。

鄂梓杵着墩布直起了身，空旷的教室里除他便没别人。他有点后悔放学时草草就答应了齐泽洋的请求。那时他笨拙地靠过来说：“我接下来还有补习班啊……”话中意思显而易见嘛，直说要逃值日不就完了？

鄂梓好心答应了他，结果搞得现在自己一个人墩了全班的地。

衬衫后背因为被闫景祺的脏手抹了一下，现在留着一个大巴掌印。好在书包是双肩背的，出教室时鄂梓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下了楼。

楼道里充满了消毒水味。长假后的第一天，大家看起来都没什么精神，放学后所有人走得神速。经过一层时，鄂梓无意间瞥了五班一眼，教室保持着放学后的脏乱，一个汽水瓶倒在最后一排的空地上，地面黏糊糊一片。他停在门口，发现尹江团埋头在教室一角的小小身子。

看这副专心的样子，大概又是在做什么习题吧，学习帝。

尹江团像是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她搁下笔，回头看到鄂梓背着书包站在后门口。

“要一起回去吗？”他提议。

【4】

拉杆书包拖在地上前行着，只用耳朵听的话感觉重量更像是行李箱。

“班里那么脏，”面对默默无语的尹江团，鄂梓随便找到一个话题，“你就这么直接出来了啊。”

“今天本来就不是我做，王皓非要我留下。凭什么？”真是与身材完全不符的强硬态度。鄂梓心想如果是自己被强迫做值日的话，恐怕就会像今天这样自己完成了。

“事出有因吧。”皓仔绝对是因为运动会那件事才这么记恨的，谁让他的饭卡泡了鸡汁。

“他们明明可以自己买，却要麻烦别人。我和这种人才不是朋友，所以也不会帮他们。”尹江团像在陈述客观事实，话中没有一点儿玩笑意味。

反正你是因为这事出名了。鄂梓没办法地想着，望着右手边的那片海滩。夕阳铺满了海面，连绵到海平线。海浪冲刷着粗糙的沙砾。因为不是观光海滨，礁石滩上没有一个人。

尹江团眼睛看着前方，一手拖着身后匀速作响的书包行走，必要的时候扶一下滑落的眼镜。现实是如果鄂梓不说话，她就永远不会开口，但是她能保持着步速在鄂梓旁边，从这点来看还像是两个人在结伴回家。仅仅是这样鄂梓就很满足了。

“月考都结束了，还要搬这么多书回家吗？”经过